

黑暗三合音

是否有同事專業知識和技能不如你，卻不步青雲，一路高升？是否有人冷漠、自私、陰險，卻在職場中風生水起、建功立業？專家認為，這可能是他們人格中的「黑暗三合音」(dark triad)發揮了作用。

「黑暗三合音」包括三種特徵：善於操控人心以謀取私利 (manipulativeness) 及極端自我中心 (narcissism)，不斷尋求仰慕和優待；及「反社會人格」(antisocial personality)，對他人冷酷無情。聽來像是描述單位裡讓同事痛恨的野心勃勃、無情無義的中山狼？但人格心理學家發現，如不過分膨脹，這類心理特徵也有積極效用。

美國西點軍校的最優秀學員或多或少都有以上特徵。科學家解釋說，自我中心者為了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會努力工作，也很有說服力。喜歡玩弄心術者用奉承或欺騙獲取他人好感，但不懼爭鬥，善於結盟和談判。而那些對他人缺乏同情心者通常很有創造力，因為他們不願隨波逐流，喜歡挑戰世俗常規。

「黑暗三合音」擁有者在應聘時常被用人單位青睞，因為他們敢於發表意見，似乎具備領導能力和個人魅力。但心理學家研究這些不是為了散播負面能量。他們認為，如果我們能及時發現下屬、老闆或同事性格中的黑暗面，就能分配最適合他們才能的崗位，也能及時監督、敦促改正，以免給集體造成損失。當然，對個人來說，了解「黑暗人格」還可幫我們趨吉避凶，少受騙上當。

葉歌

荷里活匠羅賓威爾遜突然自殺身亡，年僅六十三。最近的報導說是由於長期的抑鬱症，導致他厭世。最近的新聞又有新的訊息，說羅賓本身不錯是抑鬱症患者，但導致他自殺的不是此病，而是他被診斷患上帕金遜，而帕金遜的藥劑加上重壓抑鬱，羅賓最終走上不歸之路。

我對這個惡疾深有所感，是因為我的母親羅羅患過這種病，加上我的外公、舅舅或者媽媽都沒有出問題，願養天年，只有我媽媽特別不幸。我身上流著母親的血，我也曾經想過，萬一我也患帕金遜怎麼辦？我對一位園藝講，我會選擇自我了斷。

帕金遜是很可怕，據說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晚年都患此病。至今仍然沒有根治的辦法。

苦。這時候，活下去比不活下去，更加痛苦。我知道，我是不夠堅強的。

怎麼說呢？那可說是走一條沒有光的隧道。假如知道沒有光的隧道，那怎樣捱，也要捱下去。假如是那條黑暗而又沒有盡頭的隧道，那就很難捱下去了。

堅強

苦。這時候，活下去比不活下去，更加痛苦。我知道，我是不夠堅強的。

怎麼說呢？那可說是走一條沒有光的隧道。假如知道沒有光的隧道，那怎樣捱，也要捱下去。假如是那條黑暗而又沒有盡頭的隧道，那就很難捱下去了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不中不西

葉特生

許多中國小孩隨父母移民美國，在美國的中國家庭長大，在學校接受美式教育，在家中接受中式家教。教出來的結果是：既要美國式的自由，又要中國式的寵愛，失去美國國式的主動，又失去了中國傳統的孝道。

以後這批孩子進入社會後，既要求美國式的公司福利，又要中國傳統的鐵飯碗，卻沒有美國員工的自律和中國傳統的謙遜。從小討價還價，長大後失去原則，該講情面的時候講理，該講理的時候說情。

一口溜的英文，卻沒有西式的獨立思考和理性。性抉擇的習慣。嫌棄中國人不講衛生，卻不肯動一根手指頭去清掃掃。適的環境。美式的優越感，只會指指點點，不顧捨身奉獻。美國醫生捨命為伊波拉病人治療的義行，醫生不會出現在這些不中不西的孩子身上。

本來希望他們同時兼備中西教育的美德，想不到他們好的不學學壞的：頂撞家長，亂搞男女關係，抽大麻，把父母氣得頭暈腦脹。

把小孩帶到新環境成長，不可不送進學校就讀。就算是種棵椰樹，瓜苗，都要先鬆土施肥，幼苗下瓜苗，都要重新扶起，還要預留足夠的土地空間讓它橫向伸展，都是知識加上耐心的細工夫。如果是黃瓜苗，又不同了，要搭高棚讓它往高處攀沿，這是因材施教。今日的華人家長，不知自己兒女是南瓜還是黃瓜，一個勁兒往高處攀，以為給錢給錢，拿到文憑，喝過洋水，一口洋文，就能成材。我就聽到一個十五歲來美的少年跟我說：我媽硬把我帶到美國，我就像天上明星落到塵土裡，湮沒了。

壽責自負

而

禁毒大使大義滅親的時候了！

不管多麼在他們的成長中實際上該負多少責任，但公平地說，吸毒者現已成年，有為自己行為負責的能力，他們的毒癮可向公眾檢討道歉，但吸毒的法律責任最終還該由吸毒者自負。多們是不該、也無法去救他的。

為人父母者不妨想想，不論自己那輩人多麼努力，品格如何完美，要子女完全按你的模式做人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今天的社會活動難以家庭為中心，年輕人有他們的世界，父母無法二十四小時盯著守著一個成年人。他們誤入歧途，也不是管教之過，父母實在是無力去管他的。

這一點幾乎是當今父母們的共識。

在這事件上，指責他們的父輩並不公平，在一旁幸災樂禍看笑話的更屬殘忍。這個時刻請換位思考一下，理解爹們的心疼和無奈。

雅俗坊

生命特寫

許多中國小孩隨父母移民美國，在美國的中國家庭長大，在學校接受美式教育，在家中接受中式家教。教出來的結果是：既要美國式的自由，又要中國式的寵愛，失去美國國式的主動，又失去了中國傳統的孝道。

以後這批孩子進入社會後，既要求美國式的公司福利，又要中國傳統的鐵飯碗，卻沒有美國員工的自律和中國傳統的謙遜。從小討價還價，長大後失去原則，該講情面的時候講理，該講理的時候說情。

一口溜的英文，卻沒有西式的獨立思考和理性。性抉擇的習慣。嫌棄中國人不講衛生，卻不肯動一根手指頭去清掃掃。適的環境。美式的優越感，只會指指點點，不顧捨身奉獻。美國醫生捨命為伊波拉病人治療的義行，醫生不會出現在這些不中不西的孩子身上。

本來希望他們同時兼備中西教育的美德，想不到他們好的不學學壞的：頂撞家長，亂搞男女關係，抽大麻，把父母氣得頭暈腦脹。

把小孩帶到新環境成長，不可不送進學校就讀。就算是種棵椰樹，瓜苗，都要先鬆土施肥，幼苗下瓜苗，都要重新扶起，還要預留足夠的土地空間讓它橫向伸展，都是知識加上耐心的細工夫。如果是黃瓜苗，又不同了，要搭高棚讓它往高處攀沿，這是因材施教。今日的華人家長，不知自己兒女是南瓜還是黃瓜，一個勁兒往高處攀，以為給錢給錢，拿到文憑，喝過洋水，一口洋文，就能成材。我就聽到一個十五歲來美的少年跟我說：我媽硬把我帶到美國，我就像天上明星落到塵土裡，湮沒了。

幾多歲最快樂？

阿濃

香港友人來訪，陪同的還有她的兩位朋友。友人是醫生也是作家，出過好幾本書，有醫學知識也有散文。她酷愛旅行，卸下班職後更是馬不停蹄。

她的旅行日早已不是看山看水，而是看民情，學智慧，思考人生。

記得她上次來的時候，還貢獻了一個晚上，開了一個健康講座，參加的人不少。因為她是醫生，朋友之間有什麼健康問題都請教於她，把她列為智慧型朋友。她這次來，我們就談了不少關節痛和老人痴呆的問題。

住在樓下的兒子一家上來了，已經打扮整齊準備上街。兩個孫女有禮貌地向auntie和uncle問了好，當然是兒子和媳婦事前囑咐過的，她們肯做我就滿意。

我的醫學界朋友忽然向我五歲半的孫女問了一個問題：「你覺得幾多歲最快樂？」跟著補充說：「三歲、四歲？十五、十六？」我想：「她是想知道孩子是懷念過去還是期盼成長吧？」這時我的孫女清楚地回答道：「我覺得幾多歲都快樂。」

這出乎意料的答覆讓我們全體鼓掌了。她沒有被別人的問題牽著走，她肯定過去，她滿足於現在，她又對未來充滿信心。孩子，祝福你！願你真的幾多歲都快樂！

紐約抒懷

從巨室出來，我對蝙蝠增加了許多敬意。牠們選擇這麼奇幻瑰麗的住處，必然具有很高的審美意識。讓人感到洞中別有天地。

從巨室出來，我對蝙蝠增加了許多敬意。牠們選擇這麼奇幻瑰麗的住處，必然具有很高的審美意識。讓人感到洞中別有天地。

南牆集

參觀一個叫「巨室」(Big Room)的洞穴。果然巨大，長達一千二百米，高八十五米，寬一百八十八米。一路曲折行來，景觀處處奇特迷人。除了四壁懸掛如鐘乳石，有的地方像山脈，有的像村落，有的像農家，有的像精緻庭院，有的像寺廟，有的像豪華宮殿。洞內還有許多石柱，其中有一根特別巨大，高達十八點六米，直徑大約有六米。最奇幻的是洞頂的石塊，像是層層的浮雲，形成一重天、二重天、三重天。真是讓人感到洞中別有天地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費，「唔使啦。」「小小小心意。」我望著的士駛遠，心裡明白，兩塊燒臘肉會令一個老實司機更開心。

坐的士付小費

黃秀蓮

的士小費，我習慣除零頭外，另付兩元。要是那程是長途，司機高興收數十，司機高興，加一點小費，心情就更好了。短途客最不受歡迎；的士若不跳錶，起旗是二十二元，兩元小費已近一成，以比例而言訂了不少的，希望司機不致失望。我自己訂下的公價來給小費，不厚不薄，應可過自己那關吧。

可是司機態度不一，有些暴躁罵人，有些慇懃有禮，公價小費，無疑失去了嘉獎的意義。像義載婆婆的愛心司機，我當時竟然不多給他小費，其實是過於迂闊死板。對於服務，竟然優劣不分；小費均一，就是公平？

日前一登的士，老司機便說：「好香！燒肉在哪兒買的？」燒臘師傅習慣在發泡膠盒刺一個小洞，讓蒸氣揮發，不然皮便不脆；肉香從洞口溢出，瀰漫車廂。那家連鎖燒臘店的食物水準，以至宣傳太多，一再加價都可以談得愉快。「好香！好香！」他連續說了三次。

我很想送兩塊燒臘肉給老司機吃，可是隨身未備牙籤，難道用手夾起燒肉？轉瞬抵達了，給他小